



40年·40城



鄞州区下应街道中海小学“最美上学路”。(宁波市文明办供图)

浙江宁波

10年内把步行道玩出了“新花样”

◎ 本报记者 刘川 罗园

10月16日清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南小学门口,五年级学生闫淳熙拉着母亲应建珠的手,踩着蓝色地坪,穿过风雨连廊走进校园。头顶的耐力板顶棚挡住零星秋雨,廊壁上的塘河文化墙沿路展开,成了母子俩上学路上的小乐趣。

说起校门口的变化,应建珠感慨万千。过去接送孩子,家长只能挤在校门口边线外等,雨天一身水、晴天晒得慌。如今这条90米长的连廊建成,等候的十几分钟里,家长和孩子都能看看墙上的家乡历史,拥挤的等候区变成了既能歇脚休憩、又能品读乡土文化的微型空间。

这条不足百米的连廊,正是鄞州“最美上学路”迭代升级的缩影。目前,鄞州城区中小学门口“最美上学路”覆盖率接近八成,这项民生工程还正在向乡村学校延伸。

一条校门口的路,缘何投入大量精力精心打磨?故事要从2017年说起。当年鄞州区四眼碶小学新河校区开始改造,校门口15年未改造的人行道凹凸不平,上下学时段人车混行,鸣笛声此起彼伏。起初市政改造团队只打算做常规养护,但深入调研后发现,接孩子的老人看不清校门口柱子上的班级标牌,于是他们便找校长商量,把等候标识直接画在地面,同时,学校同步调整放学路线。

“一开始很简单,就是在校门口的人行道上画了一条绿色的通行道,对上下学路线作了引导区分,这就是宁波第一条‘最美上学路’的诞生。”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张莺回忆,没想到这条路改造后反响很好,拥堵现象也缓解了,“我们便决心把这件事做下去。”

2020年,“最美上学路”正式成为鄞州区民生实事工程之一,有了专项资金保障。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鄞州区“最美上学路”以每年改造六至七条的速度,全面提速升级,2024年起更是一年增加到了20条。

宁波市文明城市创建的核心理念就是“共建共享、开放合作”。一个好的创意出来,越来

越多的部门、单位和人员加入进来,有了众人的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建设就越来越容易。

在宁波市文明办的统筹协调下,教育局、各学校在“最美上学路”上叠加功能:各校深挖文化特质,将一平方米博物馆、名人故事、科普知识、文明礼仪、非遗展示、院士风采等元素融入道路景观节点,把道路空间转变为润物无声的文明教育载体,上学路成了行走的德育阵地。

鄞州外国语学校打造甬小园与鄞籍院士风采墙,营造崇文重教氛围;钟公庙泰安幼儿园风花园设置潘冬子、王二小等小英雄宣传墙,播撒红色种子;横溪镇中心小学加入彩灯、锡器等横溪非遗展示景观,让日常通行成为展示非遗的一扇窗口……

各个学校上学路的电子小屏幕、文明小喇叭、文明公约,为这条上学路增加了一堂堂润物无声的“文明小课堂”;《文明导则》同步建立,从制度建设、氛围营造、秩序规范、志愿服务、有礼实践5个方面15项内容规范提升“最美上学路”,推动“小手拉大手”,让“争做文明市民、共创文明城市”成为市民的行为自觉。

宁波市“最美上学路”火了之后,其他地方过来学习,但学硬件容易,学软件难。

张莺说,廊架构件都可以在工厂预制,现场安装工期很短,但前期间卷调研、一校一策的方案打磨,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改造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当属校门口的“腾空间”。例如,华泰小学西校区门前曾是对外出租的公共停车场。副校长张盈珺回忆说:“那时车辆频繁进出,孩子们只能在车流里侧身避让,加上地面下陷,每逢雨天就积满污水。不少家长送娃上学都得特意备一双干净鞋。”近三年时间,张莺联合多方多次召开现场协调会,最终小区主动让出5个车位建设上学路。眼下的华泰小学西校区门口,50米长的鹅黄色风雨连廊比人行道抬高12厘米,非机动车不能停上来,孩子们也不再怕雨淋日晒了。(下转2版)



吴亚琴(右三)主持召开长山花园社区居民议事会。(受访者供图)

吉林长春

老旧小区里出了一位“小巷总理”

◎ 本报记者 向真

10月17日,长春市“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走上台,讲述数十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路差走不了车。”这“五个不”,是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前身——团山街道九委的真实写照。

“当时这里是国有企业家属区,企业改制后无人管理,又地处城乡接合部,楼房区和平房区交错,垃圾遍地,泥泞不堪。”今年66岁的吴亚琴回忆起自己1995年到团山街道九委任职时的情景,“辖区共3100户居民,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口、老年人、残疾困难群体集中,稳定收入人群偏少,呈现典型‘四多一少’特征。”

面对人手不足、资源匮乏的治理困局,吴亚琴没有坐等外部帮扶,而是一头扎进居民中间走访调研。“党组织是最大依靠,党员是最大资源。”她发现散居在小区里的老年党员正是可以激活的骨干力量。循着这一思路,2002年,吴亚琴向上级组织部门提交申请,把居住在该社区的194名老年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入社区,搭建起“社区党委—楼栋党支部—单元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四级党建网络。

越来越多党员主动站出来,成为小区治理的主力军:在楼道粉刷、声控灯安装、门窗加固等改造项目中,党员郭锋天带头出钱出力;82岁的史方锦担任楼栋党支部书记,27年风雨无阻地在社区义务巡逻;65岁的李亚波曾是上访户,在党组织感召下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长期结对照顾一名有抑郁症的居民,还主动捐出1万元资助社区困难学子……

“刚退休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回到社区党组织后,和老伙计们一起为小区出力,日子变充实了,心头也踏实多了。”史方锦的话,道出了不少党员的心声。

党员带头先行,更要让居民当家做主。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怎么凝聚群众共识?

长山花园社区由此推出了“四量工作法”——有事好商量、急事快商量、难事多商量、大事必商量。

“这个法子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基层实践里摸索出来的。”吴亚琴说,早些年楼道破损老化,居民都盼着粉刷一新,于是她先找来老党员一起商量,选定一个单元试点,每户凑4元钱做喷漆改造。墙面刷亮之后,其他单元纷纷跟着效仿。从此,“有事好商量”的理念就在社区扎了根。

针对部分小区物业缺位、矛盾多发的痛点,社区顺势把居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居民事务志愿服务站,供暖、维修、保洁等民生难题,全都摆上议事桌面,小区治理实现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小区不再引进外部物业,全部实行居民自治管护,服务费最初按每平方米0.3元收取,2025年经居民议事会商议调整至0.5元,所有账目全程公开,现已结余70多万元,用于小区各类公共维修事项。”长山花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慧婷介绍,如今,社区已经培育家教服务、家电维修等14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居民志愿者、共建单位注册志愿者超1千人,老旧小区逐步走出治理困境,迈上共建共治共享之路。

社区治理的温度,最终落脚在对居民的细致关怀上。“我们始终抱着‘居民就是亲人’的想法,切实解决‘一老一小一难’的现实难题。”吴亚琴表示。针对老年人,社区打造共享养老模式,社区开设乐龄食堂,开展健康指导、防走失二维码登记、公益遗嘱托管等贴心服务。针对青少年,开设“三点半课堂”“蒲公英少年之家”,落实助学帮扶,不让困难学子失学。面对下岗失业居民,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对接就业岗位、扶持自主创业,同时依托红马甲道德银行,激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下转2版)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高质量发展头条好作品

中农云启航科技杯

四川中农云启航
数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办

热点观察

花钱就能搞垮一家店 恶意差评歪风必须刹住

“450元让销量下滑,1890元让排名垫底,2700元终极重启套餐,让店铺数据直接作废。”近日,“恶意差评”黑色产业链被媒体曝光。提供“恶意差评”服务的“商家”推出所谓“套餐服务”,宣称“花钱就可以搞死一家店铺”。

编辑点评

作为联系商家与消费者的桥梁,消费评价体系建立的初衷,本是为避免商家自说自话,赋予消费者话语权,通过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提供对商品和服务的客观评价,让诚信经营商家被看见,也为后面的消费者提供参考。

然而,评分一旦与流量挂钩,不再是消费者的真实反馈,而是看谁更舍得花钱对竞争对手进行恶意差评,那么这套原本普惠的评价体系就变了味,成了各方争夺流量的赛场。在这种规则下,高分并不代表商品品质和服务优良,而是看谁会更运营流量。同时,“恶意差评”黑色产业链让评价机制无法发挥正向作用,反而异化为勒索和恶性竞争的工具,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生态,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一旦评价体系失去公信力,受损的除了诚信经营、靠真实口碑积累信任的商家,还包括依赖评价体系做选择的消费者。当消费者不再信任失真评分,商家发现努力经营抵不过批量刷评,评价体系也就偏离了建立的初衷。

要坚决刹住恶意差评歪风,全力保护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需加大对不正当商业竞争、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相关平台也需提升技术识别能力,精准拦截虚假评价,畅通小微商家维权渠道。愿每一次评分都出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让评价体系回归本真。(王丽)

一句“老登”让品牌失分 玩梗别踩了尊重底线

近日,小鹏汽车产品经理在新车预售发布会上因频繁使用“老登”词语,玩梗吐槽“老登”思维等,引发不少网友批评。10月22日,该产品经理在社交平台上就此前的“老登”言论致歉,但网友似乎“并不买账”,目前网上对此事的讨论仍在继续。

编辑点评

一场本应聚焦产品本身的新车发布会,因一句网络争议用语引发风波,并为品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样的教训警示我们:玩梗可以,但应分清场合,守住文明与尊重的底线。

在互联网语境中,“老登”常常指思维固化、好为人师,且举止油腻的中老年群体。它在私密场合,常常被用来自嘲,但使用在公共场合时,容易被解读为嘲讽、冒犯。新车发布会是面向全年龄段受众的公开商业活动,在正式宣讲中使用这类颇具争议的词汇,容易刺痛部分消费者的情感,也背离品牌沟通的初衷。

如今不少品牌尝试年轻化表达,适当用好网络热梗,确实能拉近和年轻消费者的距离。但梗有雅俗,话有分寸,熟人之间轻松交流可以适度玩梗,而面向大众的商业发布会属于公共传播场景,表达尤其要审慎。小鹏汽车事件提醒我们,品牌表达可以鲜活,但应分清场合,不能失了分寸。尊重每一类受众,守住语言文明底线,审慎对待公开发言,才是品牌与用户良性沟通的长久之道。(樊邦平)

天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

以法治力量守护城市历史文脉

一线来信

傍晚,天津西青区杨柳青古镇,青砖黛瓦,花灯绽放,大运河上倒映着夜色古韵。在古街转角,一场沉浸式剧目《寻找白俊英》正在演出。

“剧目依托杨柳青古镇实景编排,深度融合古镇、大运河、杨柳青年画等特色文化元素。”剧目出品人方文勇介绍,“没有封闭的围墙,整个古镇就是一座大剧场。”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地域特征鲜明。为守护好津门古韵,日前,天津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11月1日起施行。

“制定条例是以高质量立法守护城市历史文脉,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天津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泽庆表示,条例共6章50条,系统总结提升既有实践成果,凝聚全社会保护合力。

杨柳青古镇的非遗年画手艺,古文化街的天后宫,蓟州独乐寺……这些遍布天津各地的历史文化载体,此次都被一体纳入条例保护范围。

“条例拓宽保护边界,实现不同类别、不同层级历史文化资源一体纳入法治保护框架,为我们开展工作、做到应保尽保提供法律支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委委员师武军说,

保护对象既覆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实体物质遗存,也包括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蓟州区府君山北侧的西井峪村常被叫作石头村,也是天津著名的历史文化名村。早些年,村民们“靠山吃山”,开山采石赚钱。如今,采石场被叫停,环境优美又充满艺术气息的高端民宿每到假期一房难求。

“条例提到了西井峪村,今后有了法治护航,环境只会越来越好。”在村里开民宿的滕女士说。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师武军介绍,天津市将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全链条保护管理机制,打通部门间工作壁垒,统筹研究解决保护规划落地、建筑修缮、项目审批、活化

利用、消防安全等重点难点问题。

“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1928年建成的劝业场,曾是华北地区的商业地标。这座近百年商厦的保护修缮工程即将完工,外檐依旧保留用“水刷石”技法清洗修补的百年墙面。

“这次修缮坚持‘修旧如故’,最大程度恢复建筑原貌。”天津劝业场保护利用项目总指挥孙慧强表示,接下来将根据条例要求开展项目招商。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既要保护好街巷格局、建筑本体,也要守护好街区整体风貌和生活烟火气。”师武军表示,条例专设“传承利用”一章,明确加强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以法治力量守护城市历史文脉。(据10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博)